

陀羅厦

张抗抗

女，中國當代著名作家，

一九五〇年生于杭州。原籍廣東新會。

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七年在黑龍江

某農場上山下鄉，

一九七七年考入黑龍江省藝術

學校。一九七九年調入黑

龍江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至今。

現為黑龍江省作協

副主席。

一九七二年開始發表文學

作品。七九年後

主要作品有短篇《夏》、《白

罌粟》、中篇《淡淡的

晨霧》、《北極光》、長篇《隱形

伴侶》、計三百余萬字。

各種小說、散文集、單行本十餘種。



張抗抗

中國當代著名作家



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係

陀羅厦

京新登字 124 号

陀罗厦

著 者：张抗抗

出版者：华艺出版社（北京市朝阳区内南
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）

印刷者：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发行者：华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：10.75

字 数：206 千字

版 次：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00001—10000 册

书 号：ISBN7-80039-556-1 / I · 238

定 价：4·90 元

出版说明

改革开放以来，在“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文艺方针指引下，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，以勃发的创作热情，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、讴歌时代精神，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。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貌，我社将出版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，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。该套丛书均选收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一集，每集约十五万——十八万字。面向大陆及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人读者。

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，包括台、港、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，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，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。

华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

序

夏衍

文学是人学，人的生活、思想、感情——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，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，中国新文学，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。

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，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：一是五四之后，二是三十年代中期，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四是

五十年代前半期，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。

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，“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”，这样，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，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，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，写出了数量可观、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。文学是特定时代、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。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，时代变了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，人的思想、感情、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、创作方法，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，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，有所探索，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。

到现在，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、三年，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性的论述，显然是为时过早，但是，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，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，敢于冲

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，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，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，风格多样，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，进步是非常明显的。但是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格局大转折、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，举例说，今年三十岁的青年，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，这是“三年困难”开始好转的一年，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，从六岁到十六岁，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，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，他们才十八岁，按此推算，今年五十岁的人，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，他们一方面不象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，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炼折腾，由于此，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不能象前辈作家——茅盾、老舍那样成熟，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，乃至越轨，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，因为，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“初级阶段”。

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，我们寄希

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，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，但不应该求全责备，拔苗助长。人们需要严师，也需要益友，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，奋发前进，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，仓皇失措。由于此，我认为出一套丛书，让更多的读者，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一代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，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，是很有益处的。

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，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些创作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。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。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是我的朋友，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，有些作品我看过，当然，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，要通读全套丛书，是不可能的，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，因此，写一点感想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，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

作者的话

我的窗前有一棵树。

那是一棵高大的洋槐。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。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，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，恰好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。

坐在我的书桌前，一树浓荫收入眼底。从春到秋，由晨至夜，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的抬头，终是满眼的爽心悦目。

那树想必已生了多年。我们还没搬来的时候，它就站立在这里了。或许，我还没出生的时候，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。就因着它的缘故，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。后来果真如愿，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，便因此很是满足、很觉幸福。

洋槐在春天，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。杨与柳都已

063189

翠叶青青，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；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，悄悄然决不喧哗。又过些日子，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，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——当它伸开翅膀跃跃欲飞时，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。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，那香味甘甜淡雅、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。你寻着馥郁走上阳台，你的身子为之一震，你的眼前为之一亮，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：满满的一树雪白，袅袅低垂，如瀑布倾泻四溅。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荡曳，花气熏人，人也陶醉。

便设法够一串鲜嫩的槐花，一小朵一小朵地放地嘴里，如一个个圣洁的吻，甜津津凉丝丝的。轻轻地咽下，心也香了。

洋槐开花的日子，是我们的槐花节。

槐花开过，才知春是真的来了。铺在桌上的稿纸，便也文思灵动起来。那时的文字，就有了些许轻松。

夏的洋槐，郁郁葱葱巍巍然然，一派的生机勃勃。骄阳下如华盖蔽日，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，夏的淫威都由它承受。时而就愧怍自问，知人其实很是孱弱。夏日常有雨，暴雨如注时，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——它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，满树的绿叶呼号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，它翻滚它旋转它颤栗它呻吟；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，然而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，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。大雨过后，它轻轻抖落树身的

水珠，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，一道道筋脉中溢润着水份，安祥而平静。

那个时刻我便为它幽幽地滋生出一种感动。自己的心似乎也变得干净而澄明。雨后清新的湿气萦绕书桌徘徊不去，我想这书桌会不会是用洋槐树木做成的？否则为何它负载着沉重的思维却依然结实有力。

洋槐伴我一春一夏的绿色，到秋，艳阳在树顶涂出一抹金黄，不几日，窗前已是装点得金碧辉煌。秋风乍起，金色的槐树叶如雨纷纷飘落，我的思路便常常被树叶的沙声打断。我明白那是一种告别的方式。它们从不缠缠绵绵凄凄切切，它们只是痛痛快快地利索索地向我挥挥手连头也不回。它们离开了槐树就好比清除了衰老抛去了陈旧，是一个必然一种整合一次更新。它们一日日稀疏凋零，安然地沉入泥土，把自己还原给自己。它们需要休养生息，一如我需要忘却所有的陈词滥调而寻找新的开始。所以凝望一棵斑驳而残缺的树，我并不怎样的觉得感伤和悲凉——我知道它们明年还会再回来。

冬天的洋槐便静静地沉默。它赤裸着全身一无遮挡，向我展示它的挺拔与骄傲。无论旁人是否理会它的存在，它活得孤独却活得自信活得潇洒。寒流袭来时，它黑色的枝条俨然如乐队指挥庄严的手臂，指挥着风的合奏。树叶落尽以后，可望见树叉间露出一只褐色的大鸟窝。肥硕的喜鹊啄着树枝喳喳欢叫，几只麻雀飞来飞去到我的阳台上寻食，偶尔还有乌鸦的黑影匆匆掠过，时喜时悲地营造出

一派生命的气氛，使我常常猜测着鸟们的语言，是一个我无法懂得的奇妙世界。鸟儿们沉寂的日子，雪花就飘飞起来。雪中的洋槐树朦朦胧胧，雪后的槐树一身素裹银光璀璨；在阳光还未及融化它时，真不知是雪如槐花还是槐花如雪。

四季的洋槐树便如一幅幅不倦变幻的图画，镶入我窗口这巨大的画框。冬去春来，老槐衰而复荣、败而复兴，重新回来的还是原来那棵老槐；可是，我知道它已不再是原来的那棵槐树了——它的每一片树叶、每一滴浆汁，都由新的细胞、新的物质构成。它是一棵新的老树。

年复一年，我已同我的洋槐度过了六个春秋。在我的一生中，我与槐树无言相对的时间将超过所有的“人”。这段漫长又真实的日子，槐树与我无声的对话便成为我生活中的另一个内容。这本书里的文字，都写于近三年之中老槐树所陪伴所注视的书桌上，也许可以说是我们之间对话的记录。这本新的小说集与我以前的作品有较大不同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同洋槐传递给我的信息有关。

初学写作时，有许多想说的话说不出来；以后写得很多时，便把所有想说的话，一古脑倒给读者；如今，却是什么也不愿再说，只把书和槐树的精灵，都一齐留给读者去评说。

作者手迹

頁

然而天空並沒有如想像中的
那樣明亮起來。天空始終充滿
稠霧，這霧又以遠處，這是無底。

那時10太陽升起。想像也不
能逃於地球的光，（如能又想像，如想像
這是一片貧瘠的丘陵地帶，如想像的
岩石稀稀拉拉生着些低矮的灌木。

（就是在陽光下也沒有人的視線能穿
過這屏障望到山以外的地方。）山雲
壘壘山雲，夢的絕心而也這得刻薄
又曲折。只有這不知何年修築的土
路，在黑暗中盲目地指引着他們。

目 录

序	夏衍(1)
作者的话	(5)
因陀罗的网	(1)
时间永远不变	(65)
流 行 病	(99)
黄 罍 粟	(117)
无序十题	(136)
斜 厦	(168)
蓝 领	(190)

因陀罗的网

—

从几千公尺的高空降落地面，跑道上居然干干的没有一个湿印儿。在我印象中，南方的天空总是呼哧呼哧的象患着慢性鼻炎。所以这会儿，眼前平滑晴朗的阳光令我十分吃惊。

我走出机场，直奔民航班车。我想家里人大概会在售票处那儿接我。

我急匆匆穿过杏黄色水泥停车坪。那儿落满了麻雀似的黑的灰的轿车，一只只羽毛闪闪发亮。我很努力地使它

们之间狭窄的空隙中挤过去。我走了很久，但我似乎觉得自己仍在原地。

周围都是人，前后左右是流着汗张着嘴、吊着脖子的人。甚至，都纷纷踮着脚尖，臀部不约而同地翘起，好象穿着高跟鞋。他们的眼神都奇怪地集中于一处，大大小小的眼睛连起来围成了一个圆，圆心是一只奶白色的麻雀。当然，这是一辆出租汽车。

我预感到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情。我出生在这个城市，只要双脚一落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，我体内与之相连的那种根性，那种爱看热闹、暗中幸灾乐祸的不十分高尚的情感，就会象蒸气一样迅速膨胀。我顿时兴奋极了，鞋跟立即升高了几寸。

我明明白白告诉过你，我到东京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。现在你把我弄到什么地方来了？你以为笕桥飞机场我会不认得？从湖滨到笕桥多少公里？顶多顶多十五公里。从湖滨到东京多少公里？起码起码一千二百公里，起码起码开十二个钟头，那还是要磁性铁轨，时速才能达到五百公里以上。不相信我们算算看，我有电脑。你不过开了十来分钟，除非你开的是火箭。好笑！……

他说话的速度快极了，是那种土不土洋不洋的杭州普通话。除此，我只看见一条黑镜架的腿儿，一条红缎子领带，一只雪白的衬衫领子，还有一只骨碌碌转动的喉节。

司机正面对着我，在车壳子上咣咣敲着一支烟。嘴角

朝一边歪斜上去，一脸的鄙夷。

“喂，大家说说看，他要去东京，我把他送到飞机场还会有错？我要有再大的本事，从海里开过去，我老早不在格搭混日子了……”

你再这样拖拖拉拉的，我的会议要迟到了。我要去宣读论文，迟到了你赔得起？

“赔？你车钿还没付呢！十块。”

你没有把我送到指定的地方，我为啥要付你钞票？！好笑，实在好笑……

“少跟老子罗唆，你这个人大概有毛病，神经搭牢了？！快点，车钿拿出来！”

我要迟到了！我没时间同你废话！

“大家评评理，格佬倌假痴假呆想赖帐……”

人们都屏住气，沉入水底一般静寂。没有人发表意见。我想是因为没有人能作出判断——他西装笔挺，拎一只精致的经理匣，头发梳得溜光。气色红润，精神饱满，说话速度虽快，却始终心平气和，没有人会相信他的神经搭牢。

但我相信。

当我终于看清他的面孔时，我便认出他了。

我用极快的速度，往那小司机手里塞了十块钱，并对他使了个眼色。小司机居然心领神会，一转身将他粗暴推开，扔掉烟头钻进车内，车门嘭地关上，小汽车突然窜出几米远，头也不回地溜了，只见司机将光光的下巴伸出窗